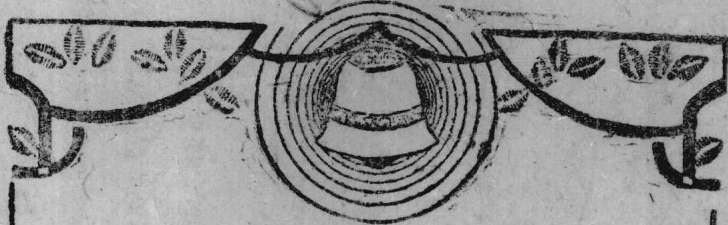


外 交 叢 書

現 代 國 際 人 物 誌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

版翻  
權印  
所必  
有究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

現代國際人物誌

全一册 實售國幣七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著者 外交評論社

發行人 吳秉常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(959)

## 凡 例

一 本叢書係將各種外交問題，依其性質，分門別類，作有系統的個別探討或敘述，以供關心外交者之參考與研究。

一 本叢書材料，多半採自逐期外交評論，都係專家精著，間蒐其他關於外交問題之名作。

一 叢書每冊之內容，係彙若干篇而成，且因作者對於問題探討之重點不同，標題亦異。但各篇皆有連繫性，甚或一貫性。

一 作者篇尾所署年月日，仍予保留，以明時效；其與時間演進有重要關係者，則編者酌為修改，或加按語，以備參考。

一 本叢書未定冊數，視其需要，隨時編梓，陸續以獻讀者。

語云：「時勢造英雄，」惟大英雄，亦足以造時勢。曠觀中外史乘所載，或其人思想淵博，學說深湛，衆流所景仰，因而蔚成風氣，馴至政治制度，亦受其影響，如孫總理之三民主義，如盧騷之民約論，此非以英雄而造時勢耶？或其人雄才大略，乘時崛起，兼弱攻昧，開疆辟土，或宣德威於宇外，或耀武功於鄰邦，如中國之漢武帝，如法國之拿破崙，此非以英雄而造時勢者耶？或其人智慮週密，運籌決勝，當國家危亡之際，出任艱巨，樽俎折衝，縱橫捭闔，挽回瀾於既倒，奠國基於磐石，如法之泰樓郎 (Talleyrand)，如德之史脫萊斯曼 (Stresemann)，此非以英雄而造時勢者耶？

故欲澈底了解任何國家或任何時代之政治現象，必先就當時中心人物之思想言行，詳細研究，然後旁及社會環境，國際形勢，廣徵博引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；否則，終如霧裏看花，但覺模糊一片耳。國內政治如此，國外政治，亦復如此。外交評論社前輯「現代外交家傳記」一書，對於研究國際

政治者多所裨益。惟國際形勢之造成，外交僅其原動力之一，他若各國之政治家與財閥軍人，雖其人未嘗親臨壇坫，而其勢每足以左右一國之政治與外交政策，國際形勢之受其影響者，至深且鉅。對於此種人之言行思想，若能深切了解，則非特於一國內政之研究，獲益匪淺，即於國際政治之探討，亦當便利不少。爰再搜集各國中心人物之傳記，得若干篇，顏曰「現代國際人物誌」，重行付梓，以饜讀者。

目次

英皇喬治五世傳	周子亞 (一)
美國總統羅斯福之生平及其評價	程瑞霖 (二三)
德意志國魂與登堡	周子亞 (三二)
希特勒的後台人物——狄森	李 琴 (五二)
比王亞爾培一世之光榮的一生	凌其翰 (六五)
英國勞工首相麥唐納	周子亞 (七四)
張伯倫奧斯丁評傳	葛受元 (九八)
英國遠東外交家薩道義	李 琴 (一一二)
時代怪傑荒木貞夫	李 琴 (一二六)

# 英皇喬治五世傳

周子亞

## 一 時代的幸運兒

本文所要敘述的主角，是英故皇喬治五世（George V），雖然他不是什麼歷史的先哲，但他對於英國的政情，實在是有不可分開的關係，對於歐洲的大局，也會用過相當的力量。固然，他的一生，有如傀儡行戲，但從人物影響時代一點上着想，實有敘述的必要。

從人事的比較裏，可以分出命運的優劣，就是同樣握着一國政權的人，由於他們是生長在相異的時代，即可身受不同的遭遇。單以英國近代的歷史而論，維多利亞女皇（Queen Victoria）登位時，還只是一個女孩子，在她周圍的，是一羣狡詐的黠臣，維多利亞僅僅憑了她自己的一些靈慧，才能應付環境，渡過難關。繼之而起的愛德華七世（King Edward VII）一個被世上稱頌的人，

甚至列入政治家名冊裏的英國皇帝。當他做英皇時，已經是六十歲的老翁了，他的青年和壯年時光，是全都消磨在印度和東方等地，三十年的浪費光陰，幾乎使他對於現實的統治，弄得莫名其妙，因此在國家的行政上，他被視為不諳內情的外行，從沒有參加意見的機會。喬治五世即不然了，即位時正在壯年，在做皇帝以前，又曾旅行過許多地方，對於英國殖民地的情況尤為熟悉。繼承下他父親的失敗的教訓，受了愛德華的鼓勵，具有充分的時間研究公共事業，下過很深切的功夫和一班政治家來往接觸，歷年的訓練，決定他在政治上不是一個低能兒。而且十五年的海軍生涯，鍛成了他一副銅筋鐵骨，覺得他父親在政治上的被人擯棄，是一件很足以悲恥的事，於是在命運決定了他應該繼任英國皇位以後，他便立志從新，親問政事，渡過先代罕有的憲政難關，立了空前未有的工黨內閣。愛息王爵 (Lord Fisher) 在他的日記裏說得正好：「他是一個在皇室中，對於大不列顛本島及海外殖民地之意義，具有深刻認識及個人經驗的第一員。」

從各種方面看來，喬治五世比以前的英皇都要來得幸運，在他的二十五年統治期中，全可說是光榮的燦爛底一頁。

一八六五年六月三日，這個英國皇室中的幸運兒，在馬保羅邸第降生。他是英皇愛德華七世的次子，他的長兄是亞伯特維克多（Albert Victor），他們在幼年時候，很不得維多利亞女王的歡心，但是父皇却很疼愛他們。

喬治和他長兄姊妹住在一起，據當時宮庭中說，在四個小孩之中，以亞伯特最爲老實，喬治最是淘氣，「他總不愛讀書，很淘氣的，時常愛到山邊水邊去玩。」保姆受不住他的玩皮，不由不報告女王維多利亞。

加緊管束的命令於是下來，喬治的行動受了限制，因要使他早日就範，在六歲半時，就延師訓導，非常的孩子，顯示了迅速的進步。從六歲半到十二歲時，他在智識上的進展，很可驚人，可是由於女王維多利亞的固執，當年他却被送到「不列顛尼亞」（H. M. S. Britannia）號艦上去訓練了。

## 二 十五年的海軍生涯

英國人常容易把喬治五世的早年生涯忘記的，很少人知道他曾在海軍界服務過。喬治在年青時節，即投入海軍界充當水手，如同他的叔叔愛登堡侯爵 (Duke of Edinburgh) 一樣，他願意把自己的一生，貢獻給英帝國海上的發展，他甯可丟棄安逸的宮庭生活，而在辛苦的汪洋大海中過活。從一八七七年起，直到一八九二年，他的哥哥克拉倫斯 (Duke of Clarence) 死去為止，長長的十五年中，沒有一天不是在外面和風浪奮鬥，即使到了被任為太子的事確定以後，他仍念念不忘海上，堅持着要親自去巡閱艦隊，走入一隻潛水艇裏，用自己的腕力，炸開一個水雷。哀息王爵在他底日記裏會記下當時的危景：「全船的水手，都因他而氣窒得不能呼吸，然而皇上却毫不在意，大將見皇太子重新來臨，表示驚喜，每一個在船上的人都主張他不應下海，但是他堅持要這樣做，我想他是一個水手，難道不能担任海上的危險？」是的，喬治生就是一個海上的活動者，在海上使他得到強健的身體，獲得豐富的知識，十五年艱苦的生活，無疑地養成了他日後賢明的統治能力。

在十二歲的時候，喬治親王和他的長兄，一同被送到「不列顛尼亞」號船上去受訓練，當時的女王維多利亞，對於這兩位王子很不高興，首相狄沙勒利 (Disraeli) 很反對女王的主張，然而

皇室的內事，不容局外的非議。在船上，王子與其他的水手不分軒輊，他們一同駛向外洋，起初的旅行地是地中海和西印度羣島（West Indies），其次，他閒居在南非、暹羅、日本及澳洲等處。十九歲那年，他應海上的考試，勤奮的結果，意料中獲得優良的成績。十九歲時，他從一低水手一升而為艦上的少佐，這在英帝國的海軍中，是一件新奇的創舉。升為少佐以後，他調到格林威契（Greenwich），又在漢普茅斯（Portsmouth）的帝國「優良」號中（H. M. S. Excellent）繼續訓練，訓練的結果又是很好，長官的報告，說明了他是一個有為的軍官。喬治在訓練期內，並不把自己視為一個王子，他做着笨重的工作，有一次，土皇到英船上拜會英皇太子，竟把在船上工作得滿頭是泥灰的喬治五世，當作阿立伯人，直到互通款曲以後，才知道他就是英皇太子。

一八八六年，他又調到帝國「無畏艦」號（H. M. S. Dreadnaught）受愛登堡侯爵的訓練，這時「無畏艦」號是在地中海，喬治所到過的地方。在一八八九年的檢閱中，「無畏艦」號趕回到大西洋參加艦上的一隻水雷艇，在濃厚的海霧裏迷失了，喬治看到自己表現能力的機會不臨，於是當太陽還沒有出來的清晨，獨自駕駛了小舟，憑着一點信心和判斷，再加上了

十多年多訓練得爛熟的技巧，果然在愛爾蘭海岸綫上找到了，這事實證明了他獨立指揮海軍的能力業已充分，而博到當日一般輿論的好評。

第二年，一八九〇年，他在意料中獲得了獨立的指揮，被派到西印度 (West India) 艦隊裏服務，於是他對於從西印度羣島起一直到加拿大爲止的美洲海岸 (American coast) 從新有了一個新的認識。在約梅家展覽會中 (Jamaica Exhibition)，他又代表了英后維多利亞出席參加，英國殖民地的人士對於這位太子的感想，在那時即留下很好的印象，海軍的生涯，無疑是有益於他一生的。

一八九一年他從艦長升爲管帶 (Commander)，過了兩年，又升任大佐 (Captain)，不過這時候，他的哥哥是死了，他的將要被繼承英國皇位，已成爲不在話下的事實。雖則到一八九八年他還指揮帝國「克利生」號 (H. M. S. Crescent) 的一切，但是他的海軍生涯畢竟是不得不中斷了，另一頁新的生活將在他眼前開展着。

### 三 歐亞的長途旅行

在喬治五世方面，他哥哥的逝世，影響於一生的變遷很大，一個新理想代替了舊的志願，在心裏凝結起來。十五年的海上養成了他一顆堅定的意志，但同時也減少了他對於政治生活的興趣。在各種政治性的事件中，他最怕演說，有一次，他初向民衆演講，竟至手足無措，啞啞無言，不過他好勝之心，不容他甘居下風，幾年的訓練，轉變了他昔日笨重的語調，聽到他每年在議會中的演說的，必定承認他是一個雄辯的天才吧！

爲要增加他的見解，他決意做一個長途的旅行，一八九四年，他得到了女后維多利亞的同意，到澳洲烏弗爾（Ophir）城，代表英國政府參加第一次聯邦議會，以建立澳大利亞共和國（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）的基礎。

在同一年，他被任爲約克公爵（Duke of York），在前一年，他和梅公主（Princess Mary）結婚，自後他又繼續旅行，直達羅陀（Gibraltar）、摩爾太（Malta）、薩伊德港（Port Said）、亞丁、

(Aden) 亞丁 (Ceylon) 新加坡 (Singapore) 都有這位太子的足跡。當地的英僑組織了各種的遊賽會歡迎他們，在奧大利亞當地的政府因為見於他有功於共和聯邦的成立，在一週紀念來到的時候，特地對於他表示好意，舉行盛大的慶祝。

旅行是繼續着，從澳洲渡過了太平洋，便到達紐西蘭 (New Zealand) 從紐西蘭轉回到南非洲，那時，有非洲的波依戰爭 (Boer War) 正在進行之中，喬治親赴前線，撫慰英兵。歷時不久，復蒞美洲，加拿大若去斯科細亞 (Nova Scotia) 及紐芬蘭 (Newfoundland) 等地，復見他的行蹤。他很安逸，有時在加拿大的鐵道上，騎在牛背上玩，有時在花明水鄉，駕駛着一隻小船在河裏蕩漾，高興的時候，他還代樵夫去砍伐山木。旅行使他增加了許多知識，知道了許多民間的疾苦，同時又明白了種種別人所不易得到的實地的材料。

旅行對他可說是一種有益的教育。在他回到倫敦以後，有一天，英倫商會請他講演，他以「英國醒來吧」 (Wake up England) 為題，對英人演說：「假如英國要想維持她昔日在海外商業的優越地位，用以抵抗外國的侵占，英國人全體必須蘇醒轉來。年來在海外的旅行，使我得到一個感

覺，就是我們的殖民地，頗感人口的缺乏，就是在最好最老的殖民地方面，也顯然是有這種需要。優美的土地，無限的富源，都待人力去開拓，「給我們一些移民！」這是我們殖民地的最上要求。

初次旅行是成功的，接着便是德奧兩國的遊歷，名義上雖是個人觀光，實際上却帶有外交的使命。一九〇五年繼德奧旅行以後，他又到印度，長長的行程，帶有艱辛的使命，這次的考察得到絕大的成功。前總督密多王爵 (Lord Minto) 曾記下一段他與喬治的談話後所留下的印象：「他帶了一個很清楚的確實的觀念回來，他對於印度統治的主要改革，就是在實施「同情的政治」 (Administration with wider sympathy)，他的建議，我認為很對……」

回到國內以後，喬治一變其平素的主見，而積極參加各種政治運動和文化事業，凡是市政廳的成立，大學紀念會，碼頭落成典禮，凡可達到之處，他都親自參加。在倫敦住了不久，他又想作歐陸之行，巴黎柏林兩地成爲當時國際大局的中心，喬治決定要去一窺究竟。在巴黎，他受熱烈的歡迎，而且獲得很好的印象。但是在柏林的情形恰恰相反，一方面是民情趨向戰爭的狂熱，另一方面是政府仇英態度的逐漸明顯。這次的旅行，種下了喬治個人日後親法疏德的秧苗。

從柏林轉回巴黎，由法京他達到馬德里（Madrid），在西國京城裏，他參加姪女愛娜（Princess Irena）與西王的結婚典禮，締成了英西兩國的友好關係。在本質上，他雖然沒有父王愛德華七世的魁偉動人，不過他的交際手腕，在登位以前，已爲國際所共知了。

#### 四 登位後的政潮

整整九年的旅行生活，成爲喬治一生最愉快的時期，安逸的過去，必然會有困難來臨，黃金似的公子時代是過去了，担負國家重任的工作是不可避免地在他眼前開展着。

一九一〇年，英皇愛德華七世逝世，喬治五世繼之登極，空前的憲政危機在他即位後不久是發生了。原來英國議會的勢力，本來是在上議院手裏，其後經過一八三二年以後的數次憲政運動，以下議員權力的增高爲主旨的議會糾紛，由此發生，於是上議院的權力日益減少，而下議院的權力却日益增加。但是物極必反，上議院爲要抵住其最後的壁壘，時常起來與下議院作反對的行動。一九〇九年，在喬治五世登位前一年，上議院竟拒絕通過財政法案（Finance Bill），於是下議院

在不得意之中，不得不草成議會法 (Parliamentary Bill) 以減削上議院的權力。在一九一〇年的議會法裏，上院的否決權 (The veto power) 是被否定了，凡是一件議案經過下院二讀以後，即可通過，無須上議院的最後決定。這議會法提出，無異對上院的最後壁壘下一巨彈的轟擊。在這紛爭不決的局面下，喬治却很聰明，早有卓越的成竹，他會維持上院的面子，准許莫萊王爵 (Lord Morley) 的提議，在上議院議場中，增加了許多世襲的議員，用以抵制反對黨的活動，而同時表示對於下院的行動又很同情，不過勸他們對於原來主張略加修改，使雙方意見可以接近。英皇喬治很明白民治的趨勢是不可阻止的，這種處理的方法，可謂是適當極了。

憲政危機過去了以後，接着又發生愛爾蘭獨立問題的爭執。原來愛爾蘭要求自治的運動，已經起來很久，喬治登位以後，很希望這個問題能告一結束。一九一二年，他在白金罕宮中 (白金罕 Ham Palace) 召集了自治派 (Home Ruler) 和統一黨 (Unionists) 開會，會議的結果，又是意想不到的失敗。喬治鑒於愛爾蘭獨立的不可阻止，所以對於自治派表示同情。其後，一九二一年六月英皇赴愛爾蘭參加北愛爾蘭議會成立典禮中，曾有一段演說，足以表現他對於愛爾蘭問題的意見：「希